

# 閔尼與美國勞工運動

林岩哲

## 一 前 言

任何民主自由社會，在其工業化的過程中，由於勞資間經常對立與衝突的結果，往往會發生勞工運動。勞工運動是勞工為爭取其經濟利益與其社會地位而聯合組織的行動。成立工會，團結勞工，即勞工運動的一項具體表現。雖然工會是社會工業化過程中的一項副產品，原本是一項經濟性的組織，但勞工運動繼續發展的結果，工會已變成不單單是一種經濟組織，也是一種政治社會組織。其活動往往與政黨結合在一起，在政治社會上，形成一股組織勢力，成為今日民主自由工業社會中的一個主要部分。英國的勞工組織與工黨的關係，就是這種勞工組織與政黨結合成一體的典型例子。

雖然美國的勞工運動不像西歐國家那樣，有一個整體性的勞工組織和代表勞工勢力的政黨，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勞聯產組總聯盟 (AFL-CIO) ① 在美國社會中是一個頗具全國影響力的勞工組織。雖然它的會員不及全美國勞工人數的五分之一，但它的一舉一動，却反映和帶動全美國勞工的意向。談到美國的勞工，便不能不聯想到勞聯產組總聯盟；也可以說，勞聯產組總聯盟是代表美國勞工運動的一個發言人。

至於勞聯產組總聯盟與政黨的關係，如衆所周知，多少年來，它與民主黨之間存着一層深厚的關係②。勞聯產組總聯盟雖然未曾正面支持過共和黨，但它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態度是否積極，却往往可以決定民主黨或共和黨在大選中的勝負。一九七二年民主黨在大選中失利，即因勞聯產組總聯盟保持中立的結果。一九七六年，勞聯產組總聯盟大力支持卡特競選，終於使卡特贏得

註① 美國勞聯產組總聯盟的正式名稱爲美國勞工聯盟暨產業組織大會總聯盟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註② See J. David Greestone, *Labor in American Poli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此書主要論點在討論分析勞聯產組總聯盟與民主黨的關係。原書出版於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七年再版，增訂一章再版結論，補述七十年代的發展，證明著者原觀點無誤。

了總統寶座。

勞聯產組總聯盟是各種工會自願參加而組成的一個聯盟。成立於一九五五年。從該總聯盟成立以來，閔尼（George Meany）一直連任十二屆的主席。閔尼的名字幾與勞聯產組總聯盟成爲一體。多少年來，一直爲「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選爲美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sup>②</sup>。閔尼不但被公認爲美國勞工的領袖，閔尼一詞也成爲美國勞工的代名詞。正如尼克森總統時代的一位政府官員所說的：「你根本無法找到代表商界立場的地方，但對勞工，你只要問一問閔尼的意思，就可明瞭一切<sup>③</sup>」。

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閔尼卸下了執掌二十五年之久的勞聯產組總聯盟主席的職位，正式宣告退休。在美國歷史上，如論在位時間之久及其所具影響之大，除了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之外<sup>④</sup>，恐怕沒有任何一位比得上閔尼的。閔尼對美國社會的貢獻，可以從卡特總統對閔尼褒揚辭中道出一切。他說：「身爲美國總統，我尤其以作爲美國人爲榮。因爲沒有任何一位美國人可比得上你們的領袖閔尼，爲了爭取工會會員以及非工會會員的數百萬人的經濟平等而賣力奮鬥<sup>⑤</sup>」。所以閔尼的告退不但是美國勞工運動的一個里程碑，也是美國政治社會上的一件重大事，因而值得我們留意，進而展望對未來可能的影響。

## 二 閔尼與勞聯組總聯盟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六日，閔尼誕生於紐約市哈林區。閔尼兄弟姐妹共有十人，閔尼排行老二。他原來的全名是威廉喬治閔尼，但他的家人從未以威廉的名字稱呼過他，連他本人也一輩子未曾用過威廉這個名字。雖然他的父親是一名修水管工人，可是閔尼與勞工的結緣，却有一段曲折的經過。當他十六歲生日那天，他曾對他的父親表示，他將來也要繼承父親衣鉢，做個修水管匠。但是他父親却不答應他這麼做。因爲修水管工作是「賣力而弄得一身污穢的工作」，他希望閔尼將來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可是有一天一位修水管的工頭來訪閔家，當他離去的時候，閔尼隨後跑去問他，是否可帶他去工作。這位工頭回答說：「沒問題，你明天來吧！」所以在一九一〇年十月三日，閔尼開始做了頭一天的修水管實習工作。當晚閔尼回到家裏，他父親一眼就看出

註② See "Who Runs America,"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pril 19, 1976), p. 29; (April 18, 1977), p. 30; (April 17, 1978), p. 32.  
註③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3, 1973, p. 8.

註④ 胡佛任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自一九二四年起，這一九七二年在任逝世爲止，前後有四十八年之久。胡佛局長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的訪問時，曾批評閔尼道：「閔尼是在我所認識的人中一位卓越的人。在勞聯產組總聯盟中，沒有任何共產黨份子的存在，他也不容許有任何的腐化。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總聯盟是一個卓越的組織。」見 Joseph C. Goulden, *Meany* (New York: Atheneum, 1972), p. 464, footnote.

註⑤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7-18, 1979, p. 3.

切，對他說：「把你一身洗個乾淨，準備上那種職業學校。每週有三個晚上的課。只要你想吃修水管這一口飯，你還得多學習一點。」所以閔尼從此開始過着勞工的生涯。

一九一五年閔尼通過一項考試，取得修水管匠的資格，成爲正式的流動修水管工。在頭幾年裏，閔尼只本分地賣力工作。但在一九一九年閔尼所參加的地方工會發生一件重大的舞弊案，再加上閔尼父親和大哥在不久前相繼逝世，一家生計全落在他一人身上。他需要一份較厚薪的職位，所以出來競選地方工會執行會委員的職位，並且獲得多方的支持，終於如願以償。隨後在一九二二年閔尼又被推選爲紐約第四六三地方工會的商務代表。從此閔尼不再提起他的所有鉗具，但他這一輩子也就與勞工組織結合在一起。閔尼先後曾擔任過紐約州勞工聯盟主席和美國勞工聯盟財務長。一九五二年繼任爲美國勞工聯盟主席。

原本美國的勞工運動是在羅斯福實行新政以後，纔開始蓬勃成長。但是與此同時，美國勞工運動本身也起了分裂。當時對於工會的聯合組織究應以技藝工會爲主？或應容納產業工會的問題，各方意見不一，爭執頗爲劇烈。因此在一九三八年一些產業工會退出美國勞工聯盟，另外成立了產業組織大會，從此美國勞工組織分裂成兩大陣營，前者以技藝工會爲主，後者以產業工會爲主，彼此對立，競相拉攏各種工會會員。由於雙方長期競爭的結果，美國勞工聯盟固然容納了產業工會會員，產業組織大會也包括許多技藝工會，而在政策上，雙方亦已漸趨一致，在許多問題上彼此更可携手合作。但是由於雙方主席在私人間的恩怨，這兩大美國勞工組織一直無法重合。到一九五二年，美國勞工聯盟主席格林（William Green）和產業組織大會主席莫萊（Phillip Murray）相繼逝世。前者爲閔尼所接替，而後者爲路德（Walter Reuther）所繼任。由於這兩位繼任者都認爲美國勞工需要一個統一的組織，所以沒多久，雙方就開始進行合併的商談，結果雙方在一九五五年釋嫌言和，決定合併組成一個單一工會中心，成立勞聯產組總聯盟，以結束多年來美國勞工組織分裂的局面。所以有人說，將美國勞工結合在一個屋簷下，是閔尼最大的成就<sup>⑦</sup>。

勞聯產組總聯盟是由各獨立自主的工會組合而成的一個工會聯盟組織。其主要任務是向政府各部門要求增進勞工和工會的利益，擔任勞工及工會的發言人，並且直接以各種方式支援其屬下的各全國性工會，以擴大勞工組織。總聯盟的各項活動經費主要來自會員工會按其會員人數所繳納的會費。不過總聯盟對會員工會所能行使的權力只限於會員工會所賦予的範圍；只要會員工會不侵犯另一會員工會的權限，總聯盟並無權直接干涉會員工會的內務和活動。總聯盟對會員工會惟一實際能控制的權力，即將其會員開除會籍。

一九五七年，美國參議院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在一連串有關工會舞弊勒索聽證會的供辭中，發現工會的舞弊與勒索情形多半與聯畜駁者工會（Teamster Union）的高級職員有關。聯畜駁者工會是勞聯產組總聯盟旗下提供最大宗會費的會員工會。當時擔

任該特別委員會顧問的羅勃甘迺迪會將此事告知閔尼。閔尼答應隨時就此事與該特別委員會合作，並贊同對工會舞弊勒索有所發現，即予澈底揭露。同時勞聯產組總聯盟的執行委員會也採取了一項道德律，設立道德實踐小組委員會，視情形的需要，作主動調查，並對會員提出的控訴，採取應行的措施。

到同年十二月，勞聯產組總聯盟舉行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此時參議院特別委員會的調查聽證和總聯盟本身的調查報告，已完全揭露了聯畜駁者工會的腐敗情形，終於促使大會決議開除了聯畜駁者工會的會籍。此事帶來的結果，不但使前美國勞工聯盟屬下的多數工會對併入總聯盟不再有所怨言，對總聯盟開始產生信心，穩定了總聯盟的組織基礎，而且總聯盟在美國勞工界和社會上也因此樹立了紀律信譽和權威地位。可是遺憾的是，十年後，路德和閔尼之間對政策意見的分歧，再加上兩人之間的個人恩怨<sup>⑧</sup>，又使路德率領其聯合汽車工人工會退出了勞聯產組總聯盟。在當時，聯合汽車工人工會是勞聯產組總聯盟中最龐大的一個會員工會，所以這個工會的退出，不能不說是勞聯產組總聯盟的一大損傷。

雖然路德和聯合汽車工人工會的退出，使勞聯產組總聯盟失去大批勞工會員，但也因此給閔尼製造集大權於一身的機會，從此勞聯產組總聯盟步入真正的所謂閔尼時代。首先閔尼發起修改總聯盟憲章，取消執行委員會的設置。接着他控制了全國代表大會，執行會議一有空缺，閔尼即安排人選，而後由全國代表大會作例行的批准。所以全國代表大會至此變成名義上的最高立法機關而已。一九六九年閔尼提升他的行政助理柯克蘭（Joseph Lane Kirkland）為總聯盟第一把交椅的財務長（Secretary-treasurer），這是一項破例的任命，因為照過去的慣例，財務長一職通常是由總聯盟屬下會員工會的高級人員擔任的<sup>⑨</sup>。由此可以想像，閔尼一人把持勞聯產組總聯盟大權的情況。所以有人說，閔尼是美國勞工的「大老教父」<sup>⑩</sup>，這確是給閔尼一個名符其實的封號。

近些年來，閔尼雖屆耄年，且自勞聯產組總聯盟成立以來，他一直連任十二屆主席，但一直未作交棒的打算。畢竟權力是任何人都不願輕言放棄的東西，更何況閔尼的身體狀況一直還相當硬朗。去（一九七八）年在他八十四歲生日的前夕，有人問他是否打算退休。他回答說：「退休？哦！近來我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我的健康狀況相當良好。我想，要是我的健康狀況惡化，也許我會考慮此事。但目前我覺得我還相當良好。謝謝你<sup>⑪</sup>。」甚至到今（一九七九）年初，有人謠傳閔尼即將退休時，他還調侃

註<sup>⑧</sup> 路德原本認為閔尼已老邁，作了幾屆總聯盟主席之後，理該告退，接下總聯盟職位應是路德的份。但是閔尼上臺之後，却一直把持主席職位不放。而最使路德不快的是，閔尼用種種好處拉攏前美國勞工聯盟屬下的工會主席，來吸收路德的人，致使路德在總聯盟裏的勢力逐漸衰退。此外在政策意見上，路德主張急進政策，偏向理想主義，而閔尼走的是溫和路線，着重實際。

註<sup>⑨</sup> See John Herling, "George Meany and the AFL-CIO", *The New Republic* (October 4, 1975), p. 16.

註<sup>⑩</sup> See "Labor's Grand Old Godfather", *Time* (March 3, 1975), pp. 25-26.

註<sup>⑪</sup> *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21, 1978), p. 83.

地說：「此事我已想了好幾年，我還會繼續再想幾年<sup>⑫</sup>」。

然而在今（一九七九）年三月，閔尼夫人病故。閔尼經歷了六十年的夫婦恩愛，一旦落單成嫗，自然感到極大的打擊，沮喪萬分，因而健康狀況亦大為衰弱，支氣管炎開始發作。四月間閔尼的膝蓋又受到挫傷，不得不長臥病床，造成臀肉潰爛。這一年來，閔尼已兩度病急送院，體重減輕了三十磅。所以在今年八月間，他已無法出席主持勞聯產組總聯盟的執行會議。到九月二十八日，財務長柯克蘭正式透露，閔尼已決意退休<sup>⑬</sup>。十一月十五日閔尼最後一次主持了勞聯產組總聯盟的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第二天，即老淚盈眶地正式向大會告別，結束他對總聯盟二十五年的統治。大會同一天通過一項決議，給予閔尼榮譽主席的名銜，年薪十一萬美元，以報答他多年來對勞聯產組總聯盟以及美國勞工運動的貢獻。

### 三 閔尼以後的時代

閔尼現已正式從勞聯產組總聯盟主席職位上告退，表面上象徵着美國勞工運動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另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但閔尼的陰影事實上並未就此從勞聯產組總聯盟中消逝。十一月十九日勞聯產組總聯盟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一致通過選出柯克蘭為主席，唐納休（Thomas R. Donahue）為財務長。柯克蘭在思想上大多是閔尼的翻版，且是閔尼一手提拔的勞聯產組總聯盟第二號人物，素有「溫和的閔尼」（a suave Meany）之稱<sup>⑭</sup>；而唐納休自一九六九年以來即接替柯克蘭而為閔尼的行政助理。閔尼為了平穩地將棒子傳給他的這兩位心腹，即在他退休以前的幾個月內，逐步地作了種種的安排。自今年四月以來，柯克蘭開始代表閔尼發言，謁見政要，綜理總聯盟事務；而柯克蘭的財務長職務，則由唐納休代勞，以便提高這兩人在勞工界的名望地位<sup>⑮</sup>。尤其今年八月間，在芝加哥舉行的勞聯產組總聯盟執行會議，是閔尼的繼承問題能否獲得順利解決的一次關鍵性考驗。在三天的會議中（六日至八日），柯克蘭代閔尼主持的結果，雖然會議的進行不如閔尼主持時那種不見任何異議的場面，但柯克蘭的領導能力終於獲得承認。會後第二天，華盛頓郵報以顯著的標題標示：「在閔尼的陰影庇護下，柯克蘭脫穎而出，成為領導者<sup>⑯</sup>」。

註⑫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0, 1979, p. A13.

註⑬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9, 1979, p. A1.

註⑭ Se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8, 1979, p. 3.

註⑮ See "A Smooth Transition when Meany Bows out," *Business Week* (August 20, 1979), p. 22; See also "An AFL-CIO without Meany," *Ibid* (July 30, 1979), p. 74.

註⑯ *Washington Post*, August 9, 1979, p. 2.

「這確是一句言簡意賅的報導。不過如果了解柯克蘭的出身背景，當可了解這一標題的背後還有更深一層的含意。

說實在的，柯克蘭不是勞動者出身。他原本是一名技術者，算是勞工界的一位文人。而且在美國勞工組織最上層裏，他是少數人之中，擁有大學文憑的一名下輩。在客觀條件上，這是閔尼所沒有的。從心理學上來說，當一個人在某種氣質上有所缺陷時，往往想用他種方法，或透過他人之所有，來彌補這種缺陷。這就是補償 (Compensation) 行爲的表現。也許是因為這一緣故，閔尼在下意識中，希望能夠從柯克蘭身上獲得補償，所以他特別賞識柯克蘭，說柯克蘭是一位正人君子 (a man of great integrity)。

柯克蘭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二日誕生於南卡羅萊納州的坎登鎮 (Camden)。一九四二年畢業於美國商船學院 (U. S. Merchant Marine Academy)。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間，柯克蘭曾擔任美國商船領港員，因而加入了美國船長大副及領港員工會組織 (後來該工會併入國際碼頭工人協會，現會員人數約八萬多人)，從此成爲美國勞工組織之一名會員。柯克蘭曾半工半讀在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進修，於一九四八年畢業，獲得理學士學位，同時轉到美國勞工聯盟研究部服務，成爲一名研究員。一九五三年晉升爲美國勞工聯盟社會安全部助理主任。一九五五年美國勞工聯盟與產業組織大會合併成立勞聯產組總聯盟後，繼續設有社會安全部，柯克蘭即留任該部助理主任。其後爲閔尼所賞識，一九六一年被閔尼任用爲其行政助理。一九六九年總聯盟財務長施尼茲勒 (William F. Schitzler) 辭職，閔尼即拔擢柯克蘭爲財務長，成爲勞聯產組總聯盟的第二號人物。

從柯克蘭的出身看，顯然的，他不像閔尼那樣，是從基層工會逐級奮鬥登上全國頂尖地位。閔尼因爲有堅強的建築相關工會爲其後臺，才能登上美國勞聯的主座；也因爲堅實支配了美國勞聯，才能成爲勞聯產組總聯盟的主席。但柯克蘭不但沒有閔尼那樣令人懾服的領袖氣質，也沒有強大的工會後臺基礎。他是以碼頭工會之一員來到勞聯產組總聯盟，成爲一位事務幕僚。即使聯合各海事工會作爲他的後臺，在勞聯產組總聯盟中，還是勢弱力薄的少數。要不是閔尼的關係，他今日不可能成爲總聯盟的主席。所以有人公開預言，柯克蘭只能作一任的主席<sup>⑥</sup>。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只要柯克蘭在位一天，勞聯產組總聯盟仍將循着閔尼的路線，在國內問題上，偏向自由主義，而在國際立場上，主張採取堅決反共的保守主義政策。畢竟柯克蘭跟隨閔尼已有十八年之久。十八年的歲月，對一個人來說，不是短暫的日子。柯克蘭不但對閔尼懷有知遇之恩，他的思想早已深受閔尼的教化。所以即使今日閔尼業已退休，「閔尼之風」仍然會籠罩勞聯產組總聯盟一陣子。

不過今日的勞聯產組總聯盟已不復當年。這二十五年來，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已有很大的變化。勞工運動在消退之中。不但勞工遊說的力量已無法左右國會山莊，多數勞工也不再熱衷於工會組織。統計數字可以顯示這一點。據美國勞工局的統計<sup>⑦</sup>，美

註⑥ Se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21, 1979, p. 5.

註⑦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7, 1979, *Business News*, p. 2.

全國勞工人數近一億三百萬人，其中加入工會組織的人數約二千二百萬人，為全國勞工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二，而屬於勞聯產組總聯盟旗下工會的勞工人數約一千三百六十萬人，佔全國勞工人數的百分之十三點一。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勞聯產組總聯盟成立時，其屬下勞工人數有一千六百萬人，為全國勞工人數的百分之二十一；當時所有加入工會的勞工總數為全國勞工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四。所以無論從勞工人數或有關比例而言，今日美國勞工組織大不如往昔<sup>⑭</sup>。

事實上，近十年來，美國勞工的本質和結構已經起了重大的變化。這是由於數種原因造成的<sup>⑮</sup>：(一)過去工會的主要勢力是來自製造業和運輸業的勞工。但由於科技迅速發展的結果，這幾種工業僱用較少量的勞工，即可獲得同樣生產量，因而使這類的勞工大為減少；(二)近年來美國製造業和鋼鐵工業的工廠大量向南方遷移。美國南方向來是反對工會組織最劇烈的地區，因此勞工人數雖然增加，而有組織的勞工却反而減少；(三)服務業急速成長的結果，產生大量白領勞工和技術勞工，而這些服務業勞工向來缺乏工會組織；(四)自一九五五年以迄於今，兼職勞工增加三倍，而專職勞工却只增加二倍而已；(五)商業聯合組織的勢力日趨壯大。這些商業組織運用種種方法，利誘威脅並施，以阻撓工會的發展，以致許多勞工對參加工會裹足不前，甚至有退出工會者。

基於此等因素，近年來美國有組織的勞工無論在人數或比例上顯得衰微不振。更何況聯畜駁者工會、全美教育協會、聯合汽車工會等三大工會並不附屬勞聯產組總聯盟，因而使今日的美國勞工運動顯得薄弱無力。聯畜駁者工會是在一九五七年為勞聯產組總聯盟所開除，現有會員二百三十萬人。聯合汽車工會是在一九六八年退出勞聯產組總聯盟，目前會員約一百五十萬。而全美教育協會是一支後起的勞工組織，從未參加過勞聯產組總聯盟，會員人數有一百八十萬名。雖然這三大工會一度與勞聯產組總聯盟攜手合作，在一九七六年共同支持卡特競選，因而使卡特走進白宮。但是在未來這三大工會是否會因閔尼之退休而拋棄宿怨舊恨，加盟勞聯產組總聯盟，仍有許多疑問存在<sup>⑯</sup>。所以今日柯克蘭如何挑起落在他身上的重擔，不但關係他個人的前途，也關係勞聯產組總聯盟和整個美國勞工運動的前途。

註<sup>⑭</sup> 在一九七二年二月閔尼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訪問時表示，雖然美國工會勞工人數在全國勞工人數的比例上佔少數，但閔尼認為，這並不值得憂慮。因為「他們寧願別人代他們發言，由別人來決定政策。他們不參與其事，這是他們的權利。」所以他認為勞工是否加入工會，加入工會的勞工是否佔很大的比例，這是無關緊要的。畢竟勞聯產組總聯盟已作許多貢獻，使數百萬非工會會員的勞工蒙受其利。美國的勞工已有世界最高水準的生活。以上參見 Goulden, *op. cit.*, p. 466f.

註<sup>⑮</sup> Se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19, 1979, p. 4;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7, 1979, *Business News*, p. 2; *The Economist* (November 17, 1979), p. 39.

註<sup>⑯</sup> See *U. S. News & World Report* (December 3, 1979), pp. 76-79.

## 四 勞聯產組總聯盟與美國政治

工會原本是一項經濟組織，其目的是爲了改善勞工的工作生活條件以便與僱主作集體談判而成立。但是談判是否有成？工作生活條件是否改善？則又受到法律與政府的影響。因此工會必然地要關心政府活動與立法措施。不過美國的勞工組織與大多數西歐國家的勞工運動不同，從來不偏重於以政治行動來達成其目的。從一八九六年人民黨 (People's Party) 瓦解以來，美國勞工即奉行一項傳統：不論對任何政黨，只採取「報賞友人，處罰敵人」的原則。只要提出任何有利於勞工的政策而不論政黨所屬，美國勞工組織將予支持。所以在美國沒有屬於勞工的政黨，美國勞工也從來未認真考慮組織一個勞工自己的政黨。即使在勞聯產組總聯盟成立以後，在歷次大選中，勞聯產組總聯盟有數度積極支持過民主黨，但是勞聯產組總聯盟本身並不認爲附屬於民主黨，總是以利益團體自居。正如閔尼所說的：「如果我們有意接管民主黨，自然，我們會更加致力於此事，而不再搞勞工運動。並且假如我們要組織我們自己的政黨，我們會向全國宣告，我們準備接管政府。但是我想我們還不到那時候。我也不以爲我們能够接管政府。我認爲任何特殊利益團體都不够資格來接管政府」。

事實上，美國勞工在政治上不參加任何政黨，也不組織政黨的原則，是有幾種理由的<sup>②</sup>：(一)黨派政治可能造成會員間的紛爭，因而分散他們對工會事務的注意；(二)要獲得政治上的利益，居於中立立場最爲上策。因爲不偏倚任何政黨，則任何政黨的候選人都必然會競相爭取工會的選票；(三)如果勞工完全與某一政黨結合在一起，則一旦這一政黨失勢，勞工也將喪失其全部的勢力。雖然美國勞工一向超然於政黨之外，勞工組織本身也不組織政黨，但自三十年代以來，勞工有組織地參與政治活動却甚爲積極。爲了有組織地參與政治活動，各級工會成立了政治教育委員會。政治教育委員會平時宣傳教育勞工運動，向立法機關遊說有利勞工的立法，舉辦各項勞工福利與教育措施，出版勞工刊物。一到選舉期間，政治教育委員會即動員勞工選票，促使勞工會員出席投票，支持某候選人。到一九五五年以後，由於合併美國兩大勞工組織，成立勞聯產組總聯盟，工會的政治活動從而大爲增強。尤其在六十年代，勞聯產組總聯盟進一步加強其政治教育委員會組織，積極參與選舉活動。各政黨候選人能否獲得其支持，往往就決定整個選局的勝負。所以當年勞聯產組總聯盟的政治教育委員會主任亞爾巴幹 (Al Barkan) 曾誇口說：「我們在五十個重要州都有組織，從州到各市鎮，系統完備，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跟我們匹比，而在每次選舉中益顯堅強。再給我們十年或

註② Quoted by Harry Holloway, "Interest Groups in the Postpartisan Era: The Political Machine of the AFL-CIO,"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XCIV (Spring, 1979), 122.

註③ 皮特遜著，仲子譯，〔美國的勞工組織〕（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民國五十四年），第二〇五頁。

十五年，我們就會成爲美國歷史上最好的政治組織。我們整年都在工作。我們在全國每一州都有專職人員在工作<sup>②</sup>。」據報導，在七十年代以後，該政治教育委員會對動員勞工選民已應用電子資料處理系統來工作。單在賓夕法尼亞州，該委員會就擁有一千一百萬工會人名的電子資料處理系統的記錄<sup>③</sup>。

由於六十年代以後，民主黨的政策偏向福利國家的主張，支持勞工運動，所以在歷次大選中，勞聯產組總聯盟總站在民主黨陣營。每次民主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提名總統候選人，各工會也積極選出代表參加。往往由於勞工的積極支持，最後決定了民主黨總統候選的提名人選。根據過去的經驗，在初選期間，勞聯產組總聯盟並不表明態度，任由各工會自由活動。但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提名之後，即予全力支持。一九七二年，由於閔尼對麥高文私人的厭惡，使得勞聯產組總聯盟採取中立立場。這是一次特別的例外。但是在一九七六年民主黨大會提名前，閔尼的人雖曾積極支持韓福瑞的提名，但在卡特正式獲得提名之後，勞聯產組總聯盟於七月十九日正式給予卡特全力支持承諾。卡特後來所以能够當選爲美國總統，勞聯產組總聯盟確實助了一臂之力。

但是卡特就任美國總統以後，表現平庸，美國經濟一直未見起色，通貨繼續膨脹，能源問題叢生，加上對蘇俄採取一再忍讓的態度，使得閔尼一再指責卡特。在卡特就任美國總統一年後，閔尼給予卡特的評分爲「丙下」。到去年（一九七八）下半年，閔尼與卡特之間的夙怨爭執惡化到極點。首先是卡特在十月間提出反通貨計劃，設定一年增加工資的極限爲七分。但是閔尼反對增加工資的設限，並且惱怒卡特事前未徵詢他的意見。所以閔尼再次嚴厲地抨擊卡特。當然卡特的人也不甘示弱，說閔尼是一位「龍鍾老人」(a senile old man)，不可理喻。進一步地，卡特拒絕再任命閔尼爲通訊衛星公司的董事。接着，勞聯產組總聯盟財務長柯克蘭辭去兩個聯邦政府的顧問職，以示支持閔尼。據柯克蘭表示，此事的發生，不但反映出卡特與閔尼的個人爭執，也象徵着卡特與整個勞工組織的爭執<sup>④</sup>。

到今年（一九七九）初，卡特曾在白宮接見閔尼，兩人會談了八十五分鐘，事後似乎呈現一片雙方已言和的氣氛。在二月間，閔尼曾表示，不再以「丙下」的評分給予卡特。不過當時有人問閔尼，卡特最近的表现，是否已有了改善。閔尼當即以「否」回答。由此可見閔尼與卡特之間的爭執並未消除。所以在閔尼辭去勞聯產組總聯盟主席時，他還猛烈地批評卡特的經濟政策，說「美國經濟一團糟」。

無可疑問的，閔尼臨別給予卡特的一砲，對於卡特競選連任不免有所影響。耐人尋味的是，當閔尼在臨別抨擊卡特之際，卡

註② Holloway, *op.cit.*, p. 124.

註③ *Ibid.*

註④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5, 1979), p. 38.

特並未在場。事後卡特纔蒞臨勞聯產組總聯盟的全國代表大會，發表對伊朗政策的演說，以示討好勞工選民。當然甘迺迪的支持者也在工會中安排了甘迺迪的出現。由此亦可見，勞聯產組總聯盟的政治勢力仍為各方所重視。至目前為止，似乎卡特在勞工方面比甘迺迪略佔優勢。現有七個工會已表明支持卡特，其中包括勞聯產組總聯盟旗下的最大工會聯合食品與商業工會，而明言支持甘迺迪的工會有六個，另有五個工會有支持甘迺迪的傾向<sup>註②</sup>。所以這是一場民主黨各候選人在勞工界的熱烈爭奪戰，將來鹿死誰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總而言之，閔尼現已從美國勞工組織隱退，美國勞工運動邁進另一新階段。雖然美國勞工運動本身前景充滿重重問題，但勞聯產組總聯盟在美國政治社會上的影響力依然存在。因此瞻望美國未來的政治發展，勞聯產組總聯盟的政治動向仍然值得我們密切注視。

（一九七九、十二、三、脫稿）

註② *Ibid.* (November 26, 1979), pp 91-92.